

## 莫折我柳

□童鸿杰

河岸边,有几棵柳树,歪歪斜斜,枝条低垂。柳枝上的叶子透着嫩绿,顺着枝条滴落的水珠,也是绿色的。

杨柳绿成丝,攀折上春时。春天柳树的嫩叶,是可以食用的。小时候,我偷偷嚼过,除了涩,真有一丝丝甜。

记忆里,老家的柳树比眼前的粗壮。那些春日上学路上,我们会把柳树的细枝折下来,编织成绿色“花环”,顶在头上,四处晃荡。放学更是爱往柳树下跑。用柳枝编个筐捕鱼捞虾,用柳条做刀剑追逐戏耍。

玩累的时候,就在柳树下席地而躺。暖风吹拂,全身舒畅。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。然后听到母亲在村头一声声喊,赶紧背起书包,慌慌张张跑回家。

杨柳青青,杨花漫漫。小时候的村庄,每年都会有人在这个时节背起行囊,去外面打工。当年我的表姐也在这背井离乡的大军中苦苦煎熬。

那时,表姐夫生意失败,欠下了很多债。无奈之下,表姐决定只身一人去往塞班岛打工。去之前还要参加纺织技能测试,地点在当时宁波的亚洲华园宾馆。那天,有一个哥哥开着摩托车送她。我看到表姐的手上有好几个伤疤。之前,她在母亲的老式缝纫机旁足足练了三天三夜,硬是把自己从一个新手,变成了略懂技能的女工。

那天的风真大,表姐脖子上的红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我在后面傻傻地追着,不知喊了什么话。只记得河边的那些柳树,枝条被吹得歪七扭八,像表姐头上凌乱的长发。

小时候,村里的人喜欢折枝来栽柳。折下来的枝条,会被理成树苗的模样。趁着它水分充足时,挖坑、栽种、浇水。只要水分充足,都会发出嫩芽。夏天到来时,这些从成年柳树上取下的后

代,和它们的祖祖辈辈一起成长。

会栽柳的人,多是懂嫁接的人。父亲就教过我如何嫁接。那一年分田到户,父亲也承包了山里的桔子树。山地朝北,果树有些稀疏。为此,父亲总是在阳光稍微富裕的地方开荒,然后自己嫁接。挑一棵老成的杂树,在距离地面五六厘米处切上一刀,把桔树的枝干插入,再用包粽子的箬叶捆扎。靠着这个方法,家里的桔子产量逐年有所增加。

父亲爱树,也爱故乡。十几年前,有人倒卖黄土,砍伐大树,在河道里胡乱排污。父亲痛心疾首,四处奔走。可惜也阻止不了隔壁的山岙变成采石场,桔子树下到处是炸过来的石头渣。更阻止不了沥青厂里的黑烟盖住了炊烟,河边的柳树失去了鲜活的模样。

无奈把田地和果树转包,父亲进城做了一名保安。后来又转做了校工。母亲说他喜欢打理学校的农场,我却在父亲对那些草木的摩挲中感觉他的惆怅。那是别人的农田,别人的庄稼,别人的花草,别人的柳树啊。

辗转就是多年,父亲到了辞工的年龄。送他回乡的那天,见到了村口新建的桥,平时不愿拍照的他,高兴地要和母亲合影。可惜,没有找到曾经的那片柳树做背景。

让古老的柳树再繁茂一次,葱郁一次已经不可能,即使给它以前一样的环境,一样的阳光、雨水和养分。但是,古老的村庄还有新的希望。就像刚刚过去的一年,村口又建起了新的菜场和文化礼堂。在那些被治理的河岸旁,又种下了许多新的树苗。

河边的柳树在波光里荡漾。荡漾的波光里,谁又回到了曾经的故乡。故乡的天很蓝,故乡的云很白,故乡的柳树下,有两头黄牛静静地望向远山。

一旁的草地上,躺着一个小孩。他咬着柳叶,翘着腿,望着天空在发呆。阳光穿过柳树的缝隙,掉进他的眼睛。他拿过父亲的草帽往脸上一盖,透过帽檐,太阳的影子忽闪。他知道,有几只燕子正在归来。

## 独上九峰巅

□贾明明

山青花欲燃,独上九峰巅。

登山总有登山的理由。

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站在九峰之巅,曾经需要仰望的高楼大厦,如今都成了矮子。手持望远镜,看左边车马萧萧,房屋鳞次栉比,尽显人世繁华;观右边郁郁葱葱,层峦叠嶂,秀色可餐。

“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所处的高度不一样,眼界格局也大相径庭。有人心怀天下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有人为了一粥一饭,生出三千烦恼丝。

“举头红日白云低,五湖四海皆一望。”这种意象,大概只有胸有锦绣的诗人才能体会,才能呈现。山顶冽冽雄风,吹得人半眯着眼。我尽力抛去凡俗的身份,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诗人、一个艺术家,用超凡的眼光去望。闭上眼,我望见了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望见了“故垒西边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睁开眼,万千气象,随着清风远去。只余脚边的矮小灌木丛,对抗着春夏秋冬的东南西北风。

这次登山与以往不同。这是一个人的单独行动,是我与一座山的单独对话。这次成行,也是临时起意。在那个狭小却不乏温暖、舒适的小屋里,我习惯了做一个宅男,或是与书籍为伍,或是手机相伴,或是与电脑周旋。时光匆匆过,不觉就是一天。那天,阳光洒在书页上,将我的意识阻隔在外。不论怎么尝试,都无法沉浸下去。就像把一块枯木按进水里,不论怎么用力,它还是会浮上来。远方似乎有个声音在呼唤,召唤我离开这个房间。

那一刻,我有些犹豫不定。习惯了与人为伍,习惯了熙熙攘攘,猛然把自己抛在空旷的野外,怕是有些手足无措。不像在屋里,站着、坐着、蹲着、卧着、趴着、躺着,随你的心意来。把自己从密闭的空间里解放出来,多少有些不适应。怕登山途中出现意外,崴了脚怎么办?怕从某一棵大树后面,忽然窜出一个人,大喊一声,打劫!那明晃晃的匕首,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感觉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,关得久了,对天空和原野都失去了渴望。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诗人的这份怡然自得,多少给了我一些安慰和勇气,促使成行。

扑在九峰山的怀抱,我可以不用多说一句话,不用挤一个笑脸,以最淡然、最舒服的表情来面对这座山。一个人登山,再也不用随着别人的节奏,再也不用照顾别人的情绪。眼前的风景值得逗留,就多看一会儿,不值得留恋,就快走几步。走得累了,就歇歇脚,想多久就多久,没有人催促。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登山的好处,不必等人,也不必被人等,随心所欲,全凭自己的心意。

在这里,你不必扮演职员的角色,可以不是谁的孩子、谁的丈夫,仅仅是自己,一个登山的独行客而已!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我可以自视过高,不必担心青山嘲笑。可以仰天大笑上山去,再不是那蓬蒿人!不管我做什么、怎么做,青山只是送出缕缕清风,对我随声附和。我也不笑它,清风不识字,何苦乱翻书!

在这里,山就是山,水就是水,花就是花,草就是草。不像斑驳的尘世,一副面具扣在脸上,时间久了,有时弄不清哪个才是自己。

上山即是清风客,尘世凡俗放两边。我也曾在九峰巅,笑望世人看不穿。

总第7078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